

§ 迷宮傳說(1)/七重對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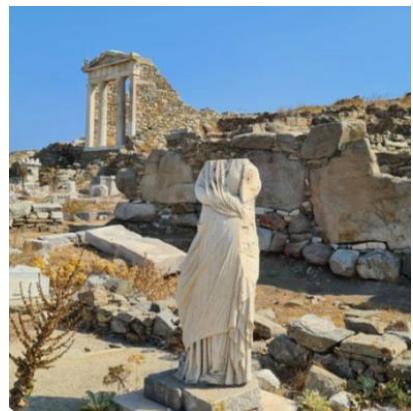
552BC 冬天。

在雅典盤桓幾天，畢達哥拉斯準備前往克里特島，順便一探附近的米諾斯迷宮。

§ 01 德洛斯島

船首劃開愛琴海湛藍如寶石的海面，發出單調而催人入眠的嘩嘩聲，空氣中瀰漫著鹽與海藻的氣息。

在前往克里特島途中，畢達哥拉斯會在羅洛斯島、米洛斯島、聖托里尼島稍作逗留，然後再到克里特島。



從雅典出發後三日，船隻穿過基克拉澤斯群島(Cyclades)的銀色群浪。

遠方，德洛斯島如浮在雲上的石頭。

據說這裡是阿波羅神的出生地。

初升的太陽從海平面拔起，金光落在阿波羅神殿的白柱上，如同無聲的歌。

「看！德洛斯！」船長粗獷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沉思，手指向前方一個逐漸放大的島嶼輪廓。

畢達哥拉斯望著島嶼愈來愈近，胸口彷彿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輕敲。

海面被初升的金光切成無數片細碎的光紋，每一片都像遵循著某種節奏在律動。

不是自然的混亂，而是……隱忍的秩序。

他不知道那是什麼，但直覺告訴他：

德洛斯不只是神的誕生地，也是某種思想的源頭。

§ 02 祭司 神殿 青銅鏡 七重對稱

這便是聖島。隨著船隻靠近，一種奇特的靜穆感撲面而來。

島上沒有高聳的城牆，沒有喧囂的市集，只有一片櫛比鱗次的神廟、寶庫和祭壇，在烈日下閃耀著大理石的光澤。

空氣中彷彿震盪著一種無聲的音律，莊嚴而肅穆。

畢達哥拉斯踏上這片被譽為阿波羅與阿耳忒彌斯誕生之地的沙灘時，腳步不由自主地放輕了。這裡禁止出生與死亡，彷彿是懸浮於時間之流外的一方純粹領域。

他隨著朝聖的人流，走向宏偉的阿波羅聖域。

巨大的石基、傾圮的柱廊，訴說著信仰的虔誠與規模。

他在一處相對完整的祭壇前停下，觀察著祭司進行獻祭的儀式。

動作精準，步伐劃一，吟誦的詩句帶著固定的韻律與音程。

這一切不像雅典隨興的辯論，反而像一場經過精密計算的演出。

一位年長的祭司，注意到這位目光專注、與普通遊客不同的年輕人，緩緩走近。

「年輕人，你在尋找什麼？」祭司的聲音平和，卻帶著洞穿人心的力量。

「我在尋找秩序，」畢達哥拉斯坦誠以告，目光掃過周圍完美的幾何形建築基座。「在雅典，他們談論變化與紛爭。但這裡……這裡的一切似乎都遵循著某種隱藏的法則。」

祭司的嘴角泛起一絲了然的微笑：

「你說得不錯。神諭或許模糊，但神所喜悅的秩序卻非秘密。

你看這祭壇的比例，長與寬，正如同弦音之和諧。

你若將弦長分為三比四之比，其音必是完美的四度音程；若為二比三，則是五度。這不是人的規定，這是宇宙的法則，是阿波羅神用七弦琴所揭示的真理。」

「數……？」畢達哥拉斯喃喃自語，彷彿一道閃電劃過心頭。

「您是說，驅動和諧的，不是物質，而是比例？是隱藏在萬物背後的『數』的關係？」

「正是。物質會朽壞，形態會改變，但三比四的關係永恆不變。這便是神性，是純粹，是德洛斯之所以為聖地的原因——它是最接近這種純粹秩序的地方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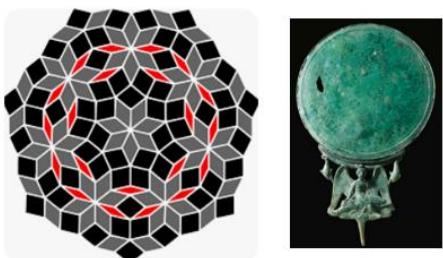
那一刻，畢達哥拉斯感到體內某個困惑的結正在鬆開。

他隱約看到了一條道路：超越對物質本源的爭論，直抵其背後永恆不變的數學結構。

他向祭司深深一揖，心中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清明與激動。

雅典的迷霧被驅散了，他觸摸到了真理的邊緣——萬物皆數。

接著祭司領他入殿，地板中央鑲著一面古老的青銅鏡。



鏡面微凹，如一汪寂靜的湖。祭司取出日晷的指針，讓陽光射入鏡面，反射成無數交錯的光環。

「看，這是德洛斯之環。陽光與鏡面形成七重對稱，七，是宇宙的節奏。當你凝視其中，你將見到自己的中心是否偏離。」

當七重光環一層層交疊，彷彿向內回旋至不可見的中心時，畢達哥拉底的心臟彷彿被抓住。

那光是靜的，卻像無聲的脈動，告訴他世界並非雜亂，而是以某種不言而喻的模式前行。

祭司輕聲說：「能看見對稱的人，能看見自己。」

這句話在畢達哥拉斯心中縈繞不散。

他不知道往後有多少年，他將不斷回想德洛斯這些光環——它們像是向他指示道路的第一個標誌。

§ 03 米洛斯島



在德洛斯盤桓數日，沉浸在那由數字構築的神聖氛圍中後，畢達哥拉斯再次登船，駛向下一站：米洛斯。

船隻向西偏南航行，愛琴海的藍色逐漸變得深沉。

德洛斯的純白大理石與精神上的高揚，逐漸被米洛斯島上色彩斑斕、嶙峋粗獷的岩層所取代。這裡沒有神聖的禁區，只有大地直接而赤裸的呈現。

紅色的懸崖、黑色的沙灘，海鳥成群盤旋。這是火與水交戰的島。

空氣中飄散著一股淡淡的煙火氣與岩石粉末的味道。畢達哥拉斯沒有在港口停留多久，便循著叮叮噹噹的敲擊聲，走向島內著名的黑曜石採石場。

眼前的景象與德洛斯的井然有序形成了鮮明對比。那是一個巨大的傷口，大地在此袒露其漆黑的內裏。工匠們在烈日下勞作，用石錘敲下一片片墨色的石片。那些黑曜石邊緣鋒利無比，在陽光下閃爍著玻璃質的光澤，核心卻幽深如亘古長夜，彷彿能吸納所有光線。

他撿起一塊剛剛剝落下來的石片，其邊緣之薄，幾乎透明，觸手卻是一片冰涼與堅硬。商人們在旁邊討價還價，計算著這些「大地之骨」能製成多少刀刃、箭鏃，能換取多少銀幣。

但在畢達哥拉斯眼中，這塊石頭不僅是商品。他的思緒奔騰起來。在德洛斯，他領悟了抽象的數與比例。而在這裡，他面對的是數與物質的結合，是火與土的奇蹟。

「火……是狂暴的火，」他低聲自語，指尖撫過那光滑如鏡的斷面。「來自地底深處的烈焰，將岩石熔化，然後又以極快的速度將其冷卻，凝固成這最極致、最堅硬的土。」

他想起了赫西俄德(Hediod)筆下的混沌，想起了泰勒斯所說的水，阿那克西美尼所說的氣。但此刻，他手中握著的，是「火」所創造的「土」。元素並非孤立，它們在宇宙的法則下相互轉化。

這黑曜石，不就是一種元素在另一種元素作用下，驟然定格於某一特定「形態」的產物嗎？而這「形態」，其鋒利的邊緣、其破裂的紋理，是否也遵循著某種幾何的法則，某種「數」的必然？

他站在採石場的邊緣，一邊是工人們汗流浹背的勞作，是物質世界最粗獷的現實；另一邊，是他腦海中奔湧的關於宇宙生成、元素轉化與數學秩序的思緒。德洛斯賦予他理論的鑰匙，而米洛斯則給了他實踐的素材。那抽象的和諧法則，如何具體地作用於這混沌而豐富的物質世界？

§ 04 遇見泰雅

一位年輕的女陶師在泉邊作業。她皮膚雪白，眼眸卻澄亮，像炭火映月。



她自稱泰雅，手腕上佩戴著黑曜石手環，見畢達哥拉斯好奇，便邀他一同觀察火山石如何被烈焰「煉白」。

「這石頭看似黑，內裡卻藏白。火若太弱，它只焦裂；火若太強，它化灰。唯有在適度之熱，黑石化為乳白的釉。生命亦然。」

畢達哥拉斯聽著，腦中閃過德洛斯祭司的話——「度與衡」。

他問：「妳可曾想過，火也有音律？」

「音律？」她微笑，「你是說它呼吸的節奏？」

他點頭，取出一根短笛，吹出柔聲。泉氣微動，火焰也似乎隨著笛音搖曳。

泰雅看得出神，忽道：「火聽得見呢。也許火與人共享同一口氣。」

畢達哥拉斯想起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所言：「萬物由氣生，氣又歸於氣。」他忽然明白，「氣」之所以為生機，是因它能在火、水、土、風之間流轉而不滅。

當夜，畢達哥拉斯與泰雅坐在溫泉旁。遠處的山壁微微發光，似有岩漿在地底緩流。她問他此行目的。

畢達哥拉斯：「我尋求天地的比例——那能使人與神、形與靈共振的和諧。」

她靜靜望他：「那或許就在你眼前。」

他一時不懂。

她指向泉水與火焰交織的地方——熱氣凝成水珠，墜入火口又瞬蒸發。

她低聲說：「水以柔勝剛，火以剛成柔。你若看見其中的輪迴，便懂得世界的心跳。」

§ 05 向前行

數日後，畢達哥拉斯搭乘一艘載滿陶器的商船南下。

夜色無際，群星如細沙。海浪拍擊船身，節奏如心跳。他從懷中取出一塊德洛斯的青銅鏡，映著星光。

他在鏡中畫下同心圓——第一圈代表火，第二圈是水，第三圈是氣，第四圈是地。四圈之外，他又添一小點：「靈」。

「這五者若調和，便成生命的和聲。」他低聲說。

此時船工在甲板上彈奏七弦琴，聲音清遠。畢達哥拉斯聽著音階的振動，心中生出奇異的聯想：若音之間的比例能造和諧，那麼宇宙之間的行星運行，是否也有其「音程」？若能測其比，或可聞「天體之樂」。

他在船燈下記下這一念，題為《關於諧律》。

他將那塊黑曜石小心地收入行囊。它不再只是一塊石頭，而是一個信物，一個象徵——象徵著隱藏在混沌表象下的靜默秩序。帶著德洛斯聖域的「數」與米洛斯火山玻璃的「靜」，他的船隻再次起航，迎著海風，向一個目的地，那傳說中燃燒著永恆之火的錫拉島駛去。他的求知之旅，才剛剛揭開序幕。

海風拂動，他聽見七弦琴的音階在甲板上輕輕震盪。

那些音符彼此相依，不急不躁，像星辰之間不可違逆的距離。

他閉上眼，彷彿聽見更幽遠的音——
不是琴弦，而是海與風、星與星之間的呼吸。

德洛斯給了他光的對稱；米洛斯給了他火與土的形；泰雅給了他元素間柔軟的律動。

如今，在這向南而去的深夜海面上，他終於聽到一絲微弱的、幾不可辨的脈動——世界自身的樂音。

他睜開眼。
旅程才剛開始。

後記：

1. 赫西俄德(Hesiod)，與荷馬大致同時期，著有「神譜」、「工作與時日」。
2. 1982年，以色列科學家丹尼爾·謝赫特曼在鋁錳合金中首次觀察到具有五重旋轉對稱的衍射圖案，這在當時被認為是違反自然規律的。他的發現最初備受質疑，但最終贏得了2011年的諾貝爾化學獎。繼五重準晶之後，科學家們也在一些合金系統中（如V-Ni-Si, Cr-Ni-Si等）發現了具有七重對稱性的準晶。[\[準晶體與黎曼猜想\]](#)